

没有意义才是意义

□朱朱

对最近的电视剧很失望,可能故事的套路都见识过了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难以理解,不知道的想要弄懂,弄不懂会难受,懂了以后又会失望。怎么办呢?最好去看看那种简单轻松的,道理和意义藏在深处的,懂与不懂在两可之间,无压力无负担。偶尔翻到美剧《善地》,每集就只有二十几分钟,情节简单人物脉络清晰,但一集集看下来,才发现层次很多,探讨的居然是最基本又最深刻的哲学问题。

女主角埃莉诺,一个自私不靠谱的青年女性,有一天突然眼睛一睁发现自己来到了传说中的死后世界。她被一名叫迈克尔的建筑师接待,告诉她来到的是“善地”,并为她解释了整个世界的运作模式,每个人生前的所有行为都有一个积分系统进行统计,死后根据总分决定你是去“善地”还是“恶地”。类似于中国传统神话里的天堂跟地狱。很明显,埃莉诺不属于“善地”,她被错误地当成“致力于拯救无辜的人免除死刑的律师”,但其实她生前是专向老年人卖假药的销售,还连续五年全公司业绩第一。(想到《美女上错身》,同样是错位引发的故事。)

自私的人都不是笨蛋,她偶尔听到“恶地”那头发出的惨叫声,天性使然地想要留在“善地”,她恳求“灵魂伴侣”奇迪帮她变好,这样,她就能真正成为一个好人,顺理成章留下来。

许多美剧最典型的特点,就是能用轻松的剧情和有意思的台词来说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。奇迪是个哲学和伦理学的教授,他就这样为自己辩护:帮助埃莉诺成为好人,是一种道德必需吗?大多数哲学家会认为帮助一个人变好没有意义,因为一个人要么是好人,要么就不是。忽然想起一位长者说过的一句话,一个你认为不是好人的人,因为假装要做个好人做了一辈子好事,那他就是个好人。这句话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,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变好,他将其比喻成长笛,变好可以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。可是埃莉诺擅长将自私和不靠谱熟能生巧,引发了整个社区的混乱。奇迪则用“德性是人意志的道德力量,具有自主性的思想”来引导埃莉诺,证明她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,在道德上完善自己,成为一个好人。

看完4季之后观众会明白,其实埃莉诺所处的善地是不折不扣的恶地,迈克尔是个有追求的恶魔,不用鞭刑、剥皮、辣椒磨盘等老一套的地狱手段,而是采用了一个全新的折磨人类的方式。埃莉诺、奇迪、塔哈妮、杰森这4个人,一个人刚好能激起另一个人最大的弱点,精心设计了一个折磨人的方式。奇迪有选择困难,埃莉诺的存在就迫使他做出选择,到底帮还是不帮。帮就意味着在别人跟前撒谎,不帮,似乎在拒绝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,好像也不对。埃莉诺的出现对奇迪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折磨。埃莉诺是个小巧的女性,最讨厌个子高挑的美女,偏偏邻居塔哈妮就是这样的人。人们通常不喜欢与自己完全不一样但又各方面比自己好的人,于是塔哈妮的存在对埃莉诺又是种折磨。塔哈妮是个倾诉欲极强的话唠,但偏偏灵魂伴侣是个不说话的僧侣,这也是个折磨。

大多数故事都会遵循善最终战胜恶的模式,《善地》也一样。奇迪和埃莉诺渐渐明白了迈克尔的真实身份,帮助他体会作为人类的感觉。最终四人组和变好了的迈克尔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真正的善地后发现,当完美变成一种永恒,人也是受不了的。不言而喻,善地依然是人间的复制,那种想要什么就会马上得到,存在的每一天都是美好,反而会令人的思想停滞。埃莉诺想起了自己生前经历的生存危机,感慨道,每个人知道自己终将一死,但也正是这刹那间的永恒,有限的快乐和幸福,这些值得他们在极短的生命中追寻,这才是人类生的意义。美好需要令人沉重的对比才会显得更有价值和真实的获得感。寻找生命的意义等于哲学上的自杀。也许没有意义才是生活真正的意义。



永远的《花样年华》

□尹画

同学老戈在群组里分享了一个视频,他说:“初夏的上海早晨好美。”视频截取了上海街头初夏时节的一些片段:泰康路上的时尚男女,淮海路上卖白兰花的阿婆,老字号里吃馄饨的当地人,弄堂里的老石库门房子……背景音乐是梅林茂作曲的《Yumeji's Theme》,浪漫的圆舞曲节奏,跳跃的律动感,渲染出优雅而唯美的独特情调。

我看完后建议老戈:“你去拍初夏的苏州早晨,也用《Yumeji's Theme》做背景音乐,一定也会很美。这视频的关键就是音乐挑选得特别好啊。”

《Yumeji's Theme》是王家卫《花样年华》中的主题音乐。每当片中男女主角周慕云和苏丽珍相遇时,这支巴洛克风格的曲子就会应时出现,营造出一种模糊、复杂、带着淡淡哀愁的味道,铺垫了两人情感的走向。《花样年华》之所以能够成为华语电影史上的经典,配乐功不可没。

我喜欢《花样年华》,还有一个情结,即苏丽珍的旗袍。我是从这部影片才算真正领略到旗袍的风姿。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,前后更换了不下20多套旗袍,或温婉,或秾丽,撩拨人心,暗喻了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。张曼玉颀长的脖子,曼妙的身段,是旗袍勾勒出这些优点,美女如斯。

旗袍,是最具摩登风情的中国符号之一,它含有一种东方含蓄式的美。去年年末,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了沪港影展及旗袍特展。上海和香港,在华语电影史上可以说是双城花,影展中挑选了八部展现沪港历史文化渊源影片,并展示了电影中女星穿着的九件旗袍。一袭旗袍,吟哦古往今来不老的似水柔情。旗袍的特点就在于将人体轮廓勾勒得玲珑有致,迷醉了多少女人心。张爱玲在其散文《更衣记》中,也意思意思流出对旗袍的一往情深。她写:“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。”张爱玲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,微昂着头,右手叉腰,小卷短发,珍珠耳钉,穿一件旗人的袄子,立领、削肩、窄袖、斜襟、盘扣。那袄子的裁剪确实是好,把凹凸有致的身形曲曲勾出。我以为,这张照片,是最能体现张爱玲的妙龄风采。

今年是《花样年华》上映二十周年。原本在第七十三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全球首映4K修复版,可惜由于疫情,戛纳电影节无法按时举办。不过,疫情无碍,我们在家重温电影,尽管画质不那么清晰,但不会影响我们欣赏梁朝伟、张曼玉、《Yumeji's Theme》、旗袍,还有那股氤氲浓郁的怀旧之风,以及王家卫独树一帜的光影色调及独白语言。

时光荏苒,不变花样年华。

今日视听

π-volume.3  
鹿晗

感受鹿晗独一无二的0.7倍速生活,在这个初夏的无限浪漫惬意中,轻松与复古的温暖色调下,全新音乐作品《慢慢》是鹿晗这个季节里唱出的宜人旋律,重新构建的《咖啡》则像是抽屉里翻出的一张怀念照片,一切都在脑海里慢慢扩散。

格格不入  
陈立农

陈立农自偶像男团正式毕业转为个人发展后,随即展开各项演艺工作,虽未满20岁,却练就了有别于同龄人的早熟。专辑制作团队囊括了金曲奖制作人陈建骐和刺刀蒋、天王天后御用作词人葛大为、全才创作新流派的王子等,更邀请金曲歌后徐佳莹合唱。

月上重火  
何澍培导演

上官透和重雪芝并肩闯荡江湖,潇洒俊逸的月上谷谷主、国师之子上官透,多次帮助重火官官主重雪芝转危为安。几次同生共死让两人相识相知并深深相恋。然而命运的捉弄将他们拆散,他们不得不继续履行各自的使命。但永不止息的江湖纷争让他们再次相遇。两人突破重重阻碍走到一起,齐力拆穿一切阴谋,令武林恢复了和平,而他们却选择归隐尘世。

三叉戟  
高群书导演

20年前叱咤风云的3个警察“老炮”,被警界荣称为“三叉戟”,如今已到了快退休的年纪,却不料误打误撞办了一起洗钱大案,冻结了巨额赃款。金融巨骗为了解冻资产,不惜雇佣黑道动用极端手段,“三叉戟”开始面对20年前的对手并被多方势力挑战。面对新型犯罪,“三叉戟”用传统的警察手段进行对抗。在对手巨大的利诱下,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。但在警察职责面前,他们最终齐心合力,一举击破了金融犯罪集团,同时也将幕后的腐败黑手绳之以法。



真实动人的《四个春天》

□明前茶

“父母平和的歌声融入暖意盎然的日常,欢聚别离之际,生命的真谛既温馨又孤独。纪录片固有的控诉性和边缘性,在明亮的心中消弭于无形”。这是2018年7月,《四个春天》荣获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时,所获得的评语。这是一部神奇的纪录片,所有的投资只有导演陆庆屹为了摇镜头而购买的一个三脚架,价值1500元。

从2013年到2016年,4年的春天里,北漂摄影师陆庆屹回到自己离开20多年的老家,以居住在南方小镇上的父母为主角,拍摄了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。

影片的第一个镜头,是父亲陆运坤围绕二楼的“回”字形走廊慢跑的镜头。父亲是中学退休老师,一个老去了的“文青”,性格温和友善又细腻,会弹钢琴、拉手风琴、拉锯琴,还会自制笛子和二胡。80岁时,他还在儿子的辅导下,学习在电脑上剪辑视频,他曾经说过,“有你们三个孩子,有那么好的妻子,还有那么多乐器相伴,此生足矣”。

母亲李桂贤是一位长得十分喜庆的家庭主妇,既能唱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红歌与流行歌曲,又能现编山歌小调。

虽然儿女都在外工作,但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,在空巢老人难免的淡淡惆怅之上,依旧充满自得其乐的欢欣。他们种花、养金鱼、养蜜蜂、拉奏乐器、出门采集中药材、互相剪头发,他们仰头贪看燕子筑巢、鸣叫与繁育,为春节时子女的回归整出一个巨大的柏油桶,升起炭火熏制腊肠,还做出整整十碗扣肉。他们干农活、打野菜、做饭食,却又能以音乐和歌声让生活充满诗意,他们彼此间的爱意与温柔,让安静的镜头变得格外动人。

这对相濡以沫50多年的老夫妻,彼此照应的点滴流露,像山中的涧水一样鲜活纯净,自然流淌,忍不住让人回忆起豆瓣的高分纪录片《人生果实》中,90岁的建筑师男主角津端修一,与87岁女主角英子,在乡下木屋里一饭一蔬的日常生活。就在我们以为这仅仅是一部颂赞爱与亲情的电影时,命运露出了它的爪尖。

陆家姐姐因为患肺癌,病情急剧恶化而去世。父母面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境遇。他们痛失爱女的苦痛自不用多言。父母执意要迎回姐姐的骨灰,安葬在离家不远处,以便时时看望。父亲从山上砍下一支竹子,只留下顶梢的竹叶,插在姐姐的坟头,为她指引归家的方向。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去看望姐姐,冬有积雪春有花,夏有清风秋有芒草,似乎,姐姐从未离去。

老两口也在互相扶持,让对方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,而冥冥之中,逝去的姐姐似乎也在帮忙做这件事:父亲拿了一个硬盘,央求母亲多看“里面的电视剧”,结果,在硬盘里,他们意外听到姐姐早先录唱的《风雨兼程》。那一天,天井里,下雪了;而雪后初晴,老两口就拄杖上山,赶着为爱女拂去墓碑上的积雪。父亲在坟边雪地里,用登山杖默默写下姐姐的名字:庆伟。这一路上,并不那么悲伤,因为有姐姐的歌声相伴,“山高水长路不平,愿你多保重”“还是常言说得好,风光在险峰。待到雨过天晴时,捷报化彩虹”,这些唱词,既是姐姐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总结,对父母的歉疚,又充满了劝慰、嘱托。这种天人永隔而爱永在的味道,促使父母从痛苦中逐步走出。他们在面对人生种种不如意的豁达,成为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。

在拍摄时,作为男女主人公的小儿子,导演陆庆屹不想过分代入个人情绪,不想太煽情,所以他选择了在悲喜两头都有抑制的拍摄手法。母亲的缝纫机、父亲的手风琴和木工锯子,全家节衣缩食也要拍摄的黑白老照片,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老夫妻那种携手走一生的既坚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,在细腻动人的细节中,得以丰满地呈现。

导演只用一架具备摄像功能的尼康照相机,就拍出了这个平凡又难得的故事。尼康照相机是用29.97帧率进行拍摄,但电影格式却是24帧,因此,找到转换的方式是巨大的挑战;另外,在250个小时的素材中,剪辑出1小时45分钟的影片,也是一件艰辛的事。陆庆屹坦言:后期看到姐姐病重住院的那一段画面,伤心不已,停了一个多月才找到剪辑的方法。

这是一部不像电影的电影,但它留下的思考空间是巨大的:我们要怎样面对人生的告别与孤独?怎样面对人生的平淡或跌宕?怎样从希望出发,发现深藏在心中的那个春天?